

CRAFTY SILVERSMITHING

DAVID CLARKE

匠心銀魂

David Clarke · 雙魚座 · 藍色 · 倫敦 ·
工藝 · 挑戰 · 好奇心 ·

15至16世紀是關於探索與發現的時代，歐洲人與他們的船隊在遠洋航行，去到新大陸，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航海家開始自世界各地運回大量黃金、白銀等貴金屬，回到歐陸的貴重金屬不僅為歐洲國家帶來可觀的財富，同時也催化了相關金屬工藝的發展，英國尤其在製銀技術方面有所提升，至19世紀已經成為歐洲銀器製品的重鎮。英式銀器風格繁複，集刻花、鏤空、鑲嵌、浮雕等多種工藝應用於一體，然而製銀工藝在歷經數個世紀的演變之後，卻成了阻礙自身創新的傳統，「對我來說，銀器有它守舊的一面，許多工匠不斷在模仿被認為是『成功』的形式」，來自英國倫敦的銀匠 David Clarke 語重心長地說道。

畢業於英國皇家藝術學院（Royal College of Art），David Clarke 既是一名受過傳統金屬工藝訓練的銀匠，也是一位非典型的銀器創作者。非典型意味著有別於傳統，面對銀器製作的教條，David Clarke 選擇從創作材料突破，以收集來的二手銀器、瓷器與金屬製品進行創作，而這樣的挑戰精神同樣體現在他今年入選羅威工藝獎（LOEWE Craft Prize 2022）的銀器作品「STASH」之中。這件作品巧妙將日常銀器、錫盤與鐵製容器拼裝在一起，外型神似盛裝出席社交場合的人們，David Clarke 拿捏恰到好處的違和氛圍，融入些許英式的戲謔嘲諷，反映在歷經數年的疫情摧殘之後，我們人類是多麼渴望社交聚會，只不過要花點時間重新適應就是了。「假如銀器要在當代引發觀者共鳴，作品背後不能沒有故事」，David Clarke 相信，有了故事，對話自然就展開了。

TEXT & INTERVIEW BY IAN



（對頁）

“Wren”, David Clarke, 2019



對頁 / 左上：“Drowning Man”，David Clarke, 2018 / 右上：“Amen”，David Clarke, 2020
 對頁 / 下：“Woof Woof!”，David Clarke, 2021
 本頁 / “To The Knackers Yard”，David Clarke, 2020



"Are You Sitting Comfortably", David Clarke, 2018



"Stash", David Clarke, 2020

你是從什麼時候決定成為一位銀匠？

其實是銀藝選擇了我，然而過去的10幾年，我一直與裝幀藝術家 Tracey Rowledge 合作，這也讓我能夠接觸到金屬工藝經驗之外的材料與技術，對我而言，混合材料的應用是更切合真實生活的，因為沒有人家裡只有銀器，這樣的信念也造就了我做出有別於傳統的銀器作品。

就讀英國皇家藝術學院 (Royal College of Art) 期間學到最珍貴的價值是什麼？

有一天，我的教授 David Watkins 走進工作室，遞給我一張展覽的門票，叫我出去走走，當下我其實有點生氣，想說這是什麼意思？後來，我才意識到自己花費太多時間在工作上面，「生活和工作一樣重要」這是我學到最寶貴的一堂課。

你的網站介紹寫著：「修復是銀器製作的傳統」，可以進一步說明這樣的觀念嗎？

關於修復，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理解，首先，任何由金屬製成的物品都具有一定的價值，修復意味著價值的保存；再者，金屬製品通常都可以承受錘打，比起玻璃和陶瓷等材質更容易修復，基於這兩點大致說明了銀器的修復傳統。

是什麼契機讓你開始使用廢棄材料創作？

老實說，我是因為對於自己的工作，以及銀器製作的一成不變感到厭煩而做出改變，為此我開始在 eBay 網站上找尋別人不再需要

的二手物品，看看它們有什麼潛力。此外，使用現成物件正好也滿足我快速製作作品的偏好，於是逐漸開始了以廢棄材料創作的手法。

請和我們分享入選羅威工藝獎 (LOEWE Craft Prize 2022) 的作品「STASH」的創作過程與靈感。

「STASH」的靈感源自過去幾年因全球疫情而遭剝奪的聚會與社交活動，「STASH」將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餐具容器作為元素，以去功能化的概念去拼貼組裝，帶有點嘲解的幽默形象呈現我們人類是如何迫切地需要社交聚會，如果你因為看見作品笑出來，我會非常開心（笑）。

整體而言，你認為製作銀器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？

我認為是關於製作銀器的規範，即便規則其來有自，我們還是必須挑戰它們，因為我相信提出問題和質疑現狀是創作者的責任，我希望在銀器、金屬製品和工藝領域有更多這樣的事情發生。

身為銀匠，你希望透過銀器傳達什麼想法？你怎麼看待銀器在現代的意義？

對我來說，銀器有它守舊的一面，許多銀匠都在模仿被視為「成功」的人和創作，無論那究竟是什麼，我自己是希望能不斷突破銀器製作的框架，創作能引起觀者共感的作品。雖然我是一名銀匠，但我不認為銀器應

該很重要，也許這就是問題所在，假如銀器要繼續在當代引發共鳴，作品背後一定要有故事，可以是關於它的功能或是外型，如此才能開啟與大眾的對話。

你曾受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之邀來到台灣，有什麼讓你印象深刻的回憶嗎？

有！我當時受邀來到石材部門 (Stone department)，相較於製作銀器的環境，我花了些時間才做好與切割機和水一起工作的心理建設，因為我真的很怕會觸電（笑）。幸運的是，我有阿福師傅罩我，他毫不藏私地分享關於石材的知識，那次在南投的活動是一次充滿創意與思想交流的回憶。

假如以「台灣」為主題製作銀器，那大概會是什麼樣的作品？

傾聽、學習與分享是我深信的價值，因為我來自一個擁有悠久殖民歷史的國家，所以我總是會仔細觀察和反思。我當然很有興趣製作銀器，只不過我不確定我是否能夠直接以台灣為主題創作作品。

接下來想要嘗試的創作主題？

我想重回銀的懷抱。銀一旦接觸到空氣中的氧化與硫化物，自然會失去光澤，變成非常深的灰色，雖然我們通常會藉由拋光保持它完美的光澤，但這也引發我重新思索「髒」(dirty) 的概念，接下來應該會回到原點，重新探索銀最自然的狀態。■



“Brainfart”, David Clarke, 2019